

历史理性批判与语言的时间维度

皮德敏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10081)

提 要:语言研究的学科众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和功能语言学,还是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语言本体论,对时间维度的关照,或者不够,或者忽略。文章通过梳理、反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得出结论:无论语言学还是语言哲学,都应该把语言置于人的生命发展过程和生活世界,实施历史考察;剥离时间和空间的语言研究无益于揭示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的时间维度与人的历史性密切联系,后者的符号化结果就成为前者。

关键词:语言;语言研究;历史理性批判;狄尔泰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6 - 0022 - 4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and Linguistic Time Dimension

Pi De-mi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e at the core among numerous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Most branches, not only structural linguistics, TG grammar, functional linguistics, but analytic philosophy,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 ontology as well, pay inadequate attention to or neglect the linguistic time dimension. After reorganizing and introspecting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of German philosopher, Dilthey, the paper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put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life development and life-world, and study it historically. Linguistic studies separated from time and space can not reveal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human beings' way of existence, the time dimension of langu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historicity, and the latter's symbolization will finally become the former.

Key words: language; linguistic studies;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Dilthey

1 引言

20世纪,语言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但是,受结构主义和逻辑分析的影响,语言的时间维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威廉·狄尔泰(Dilthey Wilhelm,简称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对我们研究语言哲学,尤其是语言的时间维度,颇有裨益。因此,文章在我国哲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其相关理论,进而提出自己的语言时间研究思路。

2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2.1 狄尔泰与康德

狄尔泰继承康德的论题,认为他们那代人的任务是“遵循康德的批判道路,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合作,建立一门有关人类精神的经验科学。这就必须熟知认知社

会、思想和认知道德现象的规律”(Dilthey 1957a: 27);当时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科学认识论”(Dilthey 1957a: 156)。在他看来,遵循康德的批判道路,建立一种有效的科学认识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历史理性批判”。下面,具体看看他对康德相关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就继承方面而言,主要体现在狄尔泰在哲学论题上秉承康德的思想。康德“现象世界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知识的条件、基础或根据。对此,康德并不想放弃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传统,“其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即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概念”(Dilthey 1957a: 130),因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希望依据自己的认识论立场,按照形而上学认识论方面的

起源来构拟形而上学”(Dilthey 1957a: 131)。此处,认识论立场的核心内涵就是知识开始于意识,却局限于经验。简言之,狄尔泰继承康德追问知识的条件的作法,坚持从认识论上切入自己的研究论题,进而给科学奠定基础。

就批判方面而言,主要体现在反对形而上学、不同认识论和知识的本质三个方面。

反对形而上学 针对康德试图将形而上学改造为科学的幻想,明确提出形而上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当然,狄尔泰也很清楚,仅仅依靠认识论,也不可能给精神科学奠定坚实基础。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

不同认识论 狄尔泰认为认识论必须成为外延更加广泛的心理学、思想史、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它应该对生命与意识实施哲学和历史性反思。康德的认识论以先验主体性为中心,以固定的认知模式和范畴为主干,以逻辑和数学为意识范型,运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对待经验。然而,狄尔泰的认识论同康德完全不同。虽然狄尔泰被誉为“历史学的康德”,但是就实质而言,他并非康德的继承者,而是康德的批判者。

在狄尔泰看来,康德并不关注历史维度,因而缺少历史维度的批判并不彻底。康德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他忽略知识本身的历史性。他将自然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视为知识的本真状态,甚至把它提升到普遍有效的地位。正是因为他这种静止的、形式主义的知识观,康德认识论脱离知识本身的发展,研究知识可能性的形式与逻辑条件。那么,狄尔泰的认识论立场是什么呢?他在《精神科学引论》的绪论中明确昭示我们,“一切经验元初的联系和它们由这种联系决定的形态在我们意识的各种条件,一切经验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整个本性中。我们把这种立场叫做‘认识论’立场:它合乎逻辑地审视我们不可能达至的这些条件后面的情况,就好像没有眼睛就不能看或者在眼睛本身的背后不可能有认识的目光;现代科学只能承认这种立场”(Dilthey 1957a: xvii)。按照张汝伦的分析,此处的关键有两点。“一点是一切经验要与‘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也就是我们的整个历史存在联系在一起,它是经验产生的意识条件和意识活动的语境。另一点是意识的历史存在的条件是终极条件,这是意识的界限,也是存在的界限。很显然,这是一种将存在论引入认识论的认识论立场,或者说存在论的认识论。它与康德认识论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在考虑认识问题的时候,要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论条件”(张汝伦 2008: 16)。

狄尔泰在对以康德为代表的旧认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论特点:“洛克、休谟和康德建构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只存在作为纯粹思维性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水汁。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心理学,让我开始把人的多方面力量,把这

个意愿、感受和表象的存在者作为解释知识及其各种概念(诸如外部世界、时间、实体以及原因)的基础,尽管知识好像是由知觉、表象和思维的材料组成……我将把当代的抽象科学思想的所有内容与全部人类本性……联系起来,并且寻求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这样施为的结果是,我们关于实在的图景和知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个人生命的统一、外部世界、其他个人、他们在时间中的生命及其相互影响,就都可以根据全部人类本性得到说明,意愿、感受和表象只是人实际生活过程的不同方面。不是关于我们死板先天的认识能力的假设,而只有从我们本质的总体性出发的发展史才能回答我们所有人须要向哲学提出的那些问题”(Dilthey 1957a: xviii)。可见,狄尔泰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1)出发点是历史存在的具体人;(2)目的是探索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创造历史与社会的能力;(3)这种能力并非先天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把康德先天认识论不同,狄尔泰的认识论是历史认识论。这两种认识论的区别可以概括如下:(1)前者将知识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力及其产物,后者则将知识视为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结果;(2)两者都将知识划归意识活动,但前者把意识主要理解为理性,而后者对意识的理解则要复杂得多:意识由意愿(意志)、感知(感情)和思维组成,它们共同构成知识产生的条件。

知识的本质 康德理解意识和经验时,受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影响很大。其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然而,狄尔泰因为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特别关注人的历史存在。根据他的理解,意识绝不是“纯粹的”或“绝对的”,意识只能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中。这种世界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时间性和文化性。因此,不存在一般意识,只存在特殊意识(特定主体的意识)。狄尔泰明确反对康德的先天(a priori)概念,“康德的先天概念是僵死的;意识的真正条件及其预设,我认为,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过程,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它们拥有历史,这个历史过程是它们与越来越准确地、归纳地认识到的各种感性内容相一致。历史的生命也包含我们思维的明显僵死的条件。意识的历史条件绝不会毁灭,因为通过它们我们才能思维;此外,意识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发展着”(Dilthey 1979: 44)。没有普遍的纯粹意识,也就不可能有纯粹理性。“历史理性批判”不仅要批判认识历史的理性,而且要彰显理性的历史性,即历史理性。理性出于生活,生活生生不息,不断变化,于是理性不可能静止,必然是历史的。也就是说,理性的基本特征理应是历史性和时间性。据此,我们拥有的知识不是先验形式演绎的结果,而是从人类积累起来的经验中提取的成果。

就知识的本质而言,狄尔泰的批判深受施莱尔马赫

和特伦德伦堡 (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 1802 - 1872) 相关思想的影响。针对康德的先验范畴学说,特伦德伦堡在《逻辑研究》中指出,范畴不是产生于先验演绎,而是产生于知性的逻辑功能及其思维形式,产生于一种叫做“构造性”运动的自然条件,正是这种构造性运动在直观中呈现出范畴;就趋向总体是其特征而言,这种运动是目的论的。思想首先在世界直观中实现其完全符合存在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上述运动的自然条件,它内在于运动,因此内在于正在浮现的范畴系列。在此基础上,狄尔泰进一步把目的的自然条件自然化,认为它是出于人性原始不透明的本能。必然性是目的论的,因为这种运动本身具有主观合目的性,它们受理性的自然驱动。必然性只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如果范畴只是精神运动,这些运动构成人类理性的本质,那么范畴就不固定,而具有运动特性,是直观观察点,它们能够根据本能和需要呈现出不同和变化。最积极的范畴就是符合康德意义上的自然理念,它们是世界观的视点,总是不同地或历史地得到人的认知。如果康德的先验演绎追问范畴的主观起源,那么狄尔泰则进一步追问它们的历史。如果范畴有历史,那么它们的数目就不能像康德那样根据流行的逻辑教科书加以确定。范畴的基础不在理性本身,而在其历史条件。我们只能通过对范畴的历史研究才能理解范畴,而不能像康德那样用理性奠定基础。根据狄尔泰的观点,理性的功能不再是奠基 (begründen),而是理解 (verstehen)。德国哲学“由此开启释义学转向”(Manfred 1985: 193 - 196)。质言之,这个转向就是将理性的诉求归结为认知当下、有限、时间性的个体实在,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此在框架中的“事实性”,而不是西方哲人一直追问的有限事物背后的普遍本质或存在的根本原因。

2.2 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试图以当下的自我感知来修正康德和费希特先验意识。这种自我感知不排斥或超越世界,而是以一种总体性方式把自我与世界整合起来。施莱尔马赫以感觉为手段把客观经验内容注入主观精神。他尤其突出个体性范畴,关注差异和区分,认为一切统一都是差异中的统一;坚持特殊与普遍、个人与群体、主观意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施莱尔马赫绝不为逻辑的协调而牺牲经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狄尔泰。他称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是“划时代的”(Michael 1978: 48)。但是,施莱尔马赫由于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太深,不能充分认识具体条件对观念的作用,不能把握人的历史性。虽然他在其思想中也赋予现实生活和历史以实质作用,但是未能深入分析它们的各种具体表现。他的个体概念像单子一样,是不能分析的“个体性”。

2.3 狄尔泰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

黑格尔把精神看作历史过程,但是这种历史过程是

理性的延续,是精神获得绝对知识的过程。历史的确在黑格尔那里拥有重要意义,但它是一条通往绝对真理的大道。在这条道路上,个别性、偶然性和当下性都没有地位。不是历史参与者的当下经验,而是理性对全体的把握才是历史的真正内容和实在。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一元论取代了康德有限的、二元论的知识概念。但它以纯粹理性思想来包含一切实在的作法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举措。狄尔泰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理解牺牲给了形而上学图式”(Dilthey 1957b: 249)。黑格尔的辩证观念论在自称绝对知识时,把它自己变成一种独断论,这种独断论把生活的中心重新放进超验,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留下一条更宽的裂缝。

黑格尔以后,传统形而上学受到来自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攻击。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类学转向”是哲学界发生的又一次革命。从此,哲学从研究纯粹思维转向探讨具体人、人在此岸世界生活的现实条件。他们不关心思想的先天必然的前提条件,而是生活的实际条件,存在的实际情况。由此开始,无论是叔本华、晚年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还是克尔凯郭尔的相关概念,都意指具体有限的事实性。

2.4 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扬弃

狄尔泰开始自己哲学工作时,传统纯粹抽象思辨已经失去自己的市场,实证主义开始流行。由于他不满旧哲学,所以他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于,他坚持把经验与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反对传统哲学抽象的体系性探索。不过,他虽然接受实证主义主张的经验研究的方法论理想,但是同时他意识到实证主义没有脱离经验主义的窠臼。之所以接受实证主义,是因为它可以使哲学回到活生生的人、生活和当下经验。同时,也因为经验主义将经验从实际生活世界和经验发生的整体语境中切割和抽象开来,因而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哲学,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接受。“经验主义和思辨性思想都具有抽象性特点。各种有影响的经验主义学派中从感觉和表象出发构想的人,就像从各种原子出发所构想的人一样,都是与内在经验……相矛盾的……从这种经验主义观点中产生的社会关联整体,同那些思辨学派确立的社会关联整体一样,是从抽象因素建构起来的构造。”(Dilthey 1957a: 124)实证主义鼓吹将物理学的方法(外部观察)应用于所有经验领域,是与经验主义一样抽象对待经验,最终与真正经验绝缘。而狄尔泰的态度是“要经验,不要经验主义”(Dilthey 1957c: 434)。

2.5 对历史学派的批判

历史学派不满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和体系演绎的方法,反对思辨建构历史,主张历史和哲学各自独立,反对将两者交叉、混淆。哲学运用抽象和观念反思的方法认知实在,历史则通过研究特殊事件来认知实在。历史

学派不仅拒绝抽象,而且怀疑理论本身。比如,兰克在《论理论的影响》中重申歌德的观点:一切理论都标志着一种无希望的唯理论偏见,它诱使其拥护者从一套第一原理中推出所有实在 (Michael 1978: 56)。在他看来,理性的理论不能产生或认知实在。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不能抓住事物生命的绿色。如同黑格尔左派的“人类学转向”,历史学派的“历史学转向”是要结束传统本质与存在的疏离,将先验的力量变为历史生成的过程。任何特殊现象的本质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把握;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须要根据自己内在的规范来判断。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在理性的、概念的总体性中把握多样性,而是要描述个体性各种形式的不断演化情况 (Michael 1978: 56)。

历史学派的思想对狄尔泰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唤醒了他的历史意识。他主张哲学要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就历史学派的贡献而言,他认为至少有两个。(1)该学派通过将个人规定为“本质上是历史的存在者”,认识到人和一切社会秩序的历史性 (Michael 1978: 11)。狄尔泰认为,这个对人类状况的历史性的洞见将德国科学从普遍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解放出来 (Dilthey 1957a: xv - xvi)。历史意识是对本质上非历史或反历史的现代性的根本挑战,也是狄尔泰思想的基本支柱。(2)历史学派提供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不过,狄尔泰对这种方法不太满意:“迄今,历史学派还没有在突破那些必然会限制它的理论发展,限制它对生活的影响的内在限度。它对于各种历史现象的研究和评价,仍然同对各种意识事实的分析毫不相干;因此,它在唯一可靠的知识中不具有任何根基;简单说,它没有哲学基础”(Dilthey 1957a: xvi)。于是,它就可能局限于描述特殊现象,不能对历史进行一般性理解。知识与存在(生命)依然处于分离状态。

康德“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的基础问题。狄尔泰之所以继承康德这个论题,是因为他认为知识的基础问题还没有解决,换言之,知识还没有可靠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我们的生命本身。有生命才有知识,无生命就无知识。“说知识没有基础,有两层含义:表层的含义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不可能之后,知识没有了基础。深层含义则是指知识与生命的分离和脱节。”(张汝伦 2008: 25)狄尔泰毕其一生,探寻和建立一门能代替旧形而上学,给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显然,这门科学必须以人文知识的存在论基础——生命及其体验作为其对象,否则无法履行其使命。

3 语言的时间维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一直以形而上学为各种科学的基础,寻求各种现象、事件背后的那个永恒的、普遍的、本质的在是与是 (being)。其实,这顶多也只能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上面,在张汝伦教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疏离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自己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具体的、现实的、当下的、运动变化的人和世界。此处,时间性、历史性尤其重要。剥离这两个要素,人、世界不再是人和世界,相应学科也会因此而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

就以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而言,体现为时间维度的历史性不可回避。对时间的研究,应该关照人、人的生活世界及其变化。

参考文献

- 张汝伦.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Manfred, R. Diltheys Kritik der begründeten Vernunft [A]. Ernst Wolfgang Orth.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C]. Freiburg / München: Alber, 1985.
- Michael, E. *Wilhelm Dilthey: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1957a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V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7b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1957c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III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9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XII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0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XV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7.
-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XIX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9.